



ZHISHEN  
ZOUTIANYA

打工篇  
求学篇  
旅游篇  
朱慰慈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只身走天涯



I 267  
615

1440

# 只身走天涯

——英伦过客的独白

朱慰慈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杨晓敏

封面设计 陈秋萍

只身走天涯  
——英伦过客的独白

朱慰慈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本书由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人民印刷二厂印刷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75插页：2字数：180000

印数：1—5000

ISBN7-5426-0905-3/I·104

定价：8.90元

# 序

订票的那家旅行社的通知来了：“你定的去中国的机票是9月22日，从伦敦的海施罗机场出发。”

离出发仅十天。如同三年前在上海接到签证仅一周就赶赴英国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来不及伤感，来不得柔情，准备的忙乱，将宣泄感情的渠道一下子堵塞了。我只是机械地打了几个电话，写了几封信，通知我的几位弟兄妹儿们，并向我的外国同学、朋友、老师告别。

第一个赶来利兹(Leeds)的是约翰。他在附近一个小镇打工，每周三次坐火车到这儿读书。一进屋，门还没关，这位三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子就扑过来，一把抱住我放声大哭：“不要走，你为什么要走？……你不用干活，我们养你……留下吧，要走一起走……”

他的眼泪濡湿了我的脖子，也泡软了我一向自以为刚强的心。

约翰从国内来英国，一直同我在一起，把我当作他大姐。他休息天上我这儿来，行李箱留我这儿，心里有什么委屈和憋不住的烦恼也向我诉说。尽管伦敦有他的福建老乡，人家买屋置店要他去，可他屡屡拒绝。

“只要你在这儿，我就不走。”他对我表示。他先说记住最初他来英国两眼一抹黑时我对他的收留和帮助。

此刻，望着他抽搐的肩头，我什么话也说不出。

琼的长途电话追来了。这是位年龄比我小一折的同学，与我差不多同时来英国。她一直在伦敦读书、打工，也一直同我保持联系。电话中断了四次，显然硬币来不及塞，但她顽强地把她的话语连续起来：

“你不应该现在回去！国内的人会怎么看你？以为你是混不下去才回去的……”

“你应该来伦敦，你还没试过这儿的生活。这儿消息灵、机会多，……”

“你是‘六·四’前来英国的，延期签证没问题，为什么急着回去？……”

琼，我的好妹妹，我知道你一直那样真诚地希望我的国外形象同国内形象相吻合。我也知道国内不少人会以势利的眼光打量我，会从是否拿到绿卡定居证来衡量我在国外的价值。但我回国决心已定，无法更改，这是经过一千二百天的反覆思虑，绝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冲动。

吉米开了一小时的车，带着老婆孩子，还有为我送行的菜肴，从他住的城市赶来为我送行。朋友中就他一个人在英国有个家，不但有小楼、汽车，还拥有个翻译公司，目前他的公司生意正走向红火。

“真的要走啦？我一直以为你说着玩。”吉米感慨地说。

海伦，他的美丽的妻子搂住我的肩膀柔声道：“昨晚接到你电话，心里‘咯’地一声。吉米叹了一口气，老说：‘真舍不得啊！’都是患难与共好几年的朋友了，再同我们一起熬一

熬吧！”

“是啊，现在英国经济萧条，急于向远东销售产品，我的业务一定会发展，需要大量人手。你留下吧，以后帮我整理整理中文稿。”吉米征询似地扭过头问我：“说吧，你要多少工资？”

我不反对中国留学生留在国外发展，如果他们能找到发挥自己才干的位置，那是再好不过了。吉米、海伦还年轻，才三十岁出头，他们有的是机遇。但我不行，人过不惑之年，生命就尤其可贵，与其坐着等待，不如回国干一点自己喜欢干的事。我知道我的心依然钟情于出国前干了九载的新闻工作。

吉米、海伦叹了口气，只是紧紧搂着我，在自动摄影机前留下了我们最后一张合影。

凯伦从英格兰中部的考文垂(Coventry)来信了：

亲爱的苏珊：

知道你要走，心里真难过，但又高兴你同你家人的团聚。

还记得三年前你刚来英国的情况吧？那时你不会说英语，又没钱，可怜极了。可现在呢，你既做了工，读了书，又看了欧洲。我要说的是，我们英国人特别佩服像你这样的人，靠赤手空拳开拓自己的路。如果我有机会，我希望我这个男子汉能像你一样。

保重！我的浑身充满精力的朋友！

……

最好的祝愿

你的凯伦

我捧着信反覆读着，凯伦知我心啊！

最有意思的是在一大堆惜别信中收到一张如杂志封面大的离别卡，是从我曾打工两年的约克（York）皇宫酒家寄来的。在英国，无论洋人还是华人，都爱用卡片传递感情，什么生日卡、结婚卡、离别卡、道歉卡、悼念卡、思念卡……真是多如牛毛。

这张离别卡让我一见便忍俊不禁。封面上一群牛、马、羊脸上泪花四溅，向大洋中一条航船挥手。船头站着一头胖嘟嘟的小猪，一手拿着卷地图也在嚎啕。

打开卡，整整一页布满了签名，有中国伙计的，也有外国伙计的，还有洋老板的。每人填了一句祝词，有中文的，但大多则是英文的：

“祝您好运！”

“明天会更好。”

“我们会想念您。”

“不要太辛苦自己。”

“别忘了我们共同的好日子。”

……

餐馆的伙计文化水平都不高，平时往往粗俗没教养，可现在，在这张依依惜别卡上，他们将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显示出来，我不能不深深感动。

走的那天是理查德为我送行。我怕伤感，事先坚持不要任何朋友送行。见理查德固执地出现在利兹汽车站，我是一阵欢喜一阵悲。

“到了伦敦，你就回去。”我说。

他不置可否地笑笑，说：“这事你别管！”

结果，他坚持陪我到了机场内。

在候机厅，理查德为我买蛋糕、买饮料、买水果，他明知这些在飞机上都有供应还要买，就如平时，他往我房里的水果盘不断添上李子、桔子、桃、蜜瓜一样。

“水果驻颜，你回国后要坚持吃。”他最后一次叮嘱。我明白他希望我在朋友心目中的形象永远不老。

终于，电子屏幕打出了我那班机的航次，得入海关检查了。我连忙掏出照相机，递给一位正坐在沙发上等机的英国姑娘：“劳驾，帮我们照张相。”

“苏珊，别照了，我笑不出来。”理查德用手挡。

“不，这是历史性的一张。”

理查德不吭声了，怔怔地站到我右边。后来照片上的他，沉重的麻木，脸拉得长长的，同我强装出来的笑颜正好成反比。

告别的时刻到了，我转过身来，踮起脚，拥抱了他。理查德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他寻找着词，一句一顿地说：“苏珊，我真舍不得你走。你是个非常好的人，我这一生遇到你，真是很知足。只是回去后，别忘了我！”他终于无法说下去了。

我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理查德，朝海关检查处那扇大门走去。我的心在流泪。我知道，只要过了那扇大门，我在英国三年四个月的生活就立即成为历史，我和我的相濡以沫的朋友将生活在地球的两个方向。

往前走，步履维艰；往回看，恋情依依。理查德在栏杆外拼命地向我挥手，他那瘦瘦高高的个子在空旷的候机厅显得分外的孤独。

好兄弟，从此后你要多保重！



我为什么要来英国，又为什么而回中国？

我在英国的一千二百天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我是否真有足够的勇气直视熟人审视的目光？

飞机起飞时，望着窗底下渐渐远去的那块绿色岛国，我  
不停地问自己，问自己！

# 目 录

序 .....	1
打工篇 .....	1
A. 你有工作许可证吗 .....	6
当上临时清洁工 .....	17
悦客园的新伙计 .....	22
学写错别字 .....	28
苦涩中的温馨 .....	32
移民局的人来了 .....	48
士可杀不可辱 .....	54
B. 中餐馆的洋老板 .....	64
伙计中的亲与疏 .....	72
脱衣女郎闹圣诞 .....	79
人家称我“男人婆” .....	83
求学篇 .....	39
A. 成人教育中心的“雷锋老师” .....	92
火辣辣的巴西女伴萨兰斯特 .....	99
教室里“看上海” .....	106
五光十色“国际博览会” .....	110

B. 我爱戴维 .....	113
同是天涯游子 .....	118
难忘爱丽丝 .....	125
我要读全日制 .....	138
C. 搭错车 .....	145
中国春节联欢 .....	152
我成了“祖母” .....	159
我们的 Tea time .....	164
最后一课 .....	172
<b>旅游篇</b> .....	<b>181</b>
A. 劈头的难题——签证 .....	185
辞工为旅游 .....	195
被骗去的和没被骗去的 .....	199
B. 夜游卢伽诺 .....	211
睡觉的新体验 .....	217
走天下的年轻人 .....	222
能看到这一切,真好 .....	226
误入红灯区 .....	232
八月看雪的遐想 .....	238
C. 日内瓦巧遇林玉 .....	240
维也纳的上海老板 .....	250
慧,你就这样走了吗 .....	260
<b>后记</b> .....	<b>267</b>

# 打工篇

你要在异邦生活下来吗？打工去。

你要靠自己的力量保持灵魂的独立吗？打工去。

你要了解认识什么才是自费留学的艰辛吗？打工去。

为生计、为学费而不得不忍气吞声地打工，是现阶段大陆自费留学生难以逃脱的命运。因此，也就比别人多了一番人生的沧桑，多了一笔精神的财富。



不惑之年，我提着二十公斤重的行李箱，只身踏上了飞往英国的班机，去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国家自费留学。

我的出国，在同事熟人中的震惊不亚于原子弹爆炸。虽说那些年驻沪领事馆门前还是人头攒动，人们说起出国还流露出抑制不住的羡慕之情，可谁见过一个人到中年的女子抛家离女，远走他乡，不是去嫁人，不是去探亲，而是实实在在的自费留学呢？

“困啥？党票、职称、官位，该有的她都有了。何苦丢下这一切，从零开始？”

“准是为全家移民作准备，这年头谁不贪着富裕的生活！”

“省点精力吧！不懂外语，年龄又大，何必同小青年一样瞎起劲！”

……

各种议论都有。

我不气也不恼。想想几年前我也同样不理解其他人的出国举动。有一回甚至极“左”到拒绝参加为一位赴美女同事送别的聚会。

“要报效祖国就该留在国内！”那时，我信誓旦旦地说。潜意识中对出国没有一丝好感，更没有一丝向往。

怎么转变的？我的采访对象教育了我。

那时我在电台主持一档“名人谈话录”节目，对社会的各种热点文化现象进行探讨。有一段时间，我专门找文化名人谈出国现象，为了听众，也为了自己。

“你对出国热是怎么看的？”我像小学生那样寻找答案。

复旦大学外文系教授陆谷孙回答很干脆：“我觉得这个出国热是一件大好事情。这些年那么多公派的、自费的出去，能够带回来很多知识，传递很多信息，也可能因此赚回很多硬通货的钱吧！（大笑）即使有些人留美留英不回来，从长远看，也能起到一些作用，那就是改变海外华人社区的知识结构。”

“现在上海的自费出国人员中有一半以上是经过前进业余进修学院学习的。不少人说，这是人才流失。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前进业余进修学院院长蔡光天操着一口浓重的崇明普通话回答：“我认为这些指责都是没有根据的。我国的科学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以为派几十万人留学都可以。什么道理呢？因为到了外国以后，看到的情况是学问，经历的事也是学问，都是学问。只要我们国家富强起来，我们的政治英明到能够把知识分子当宝贝一样，那么留学人员就会抢着回来。即使他拿到绿卡了，即使他是美国人了，他也要回来！杨振宁、李振道是不是？董鼎山是不是？”

“现在上海东渡去日本的非常多，你认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要降降温？”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日本室主任研究员朱实说：“现在是采取开放政策。从国际交流来看，能够到国外开开眼界，学到一点有用的东西还是好的。自费生是自己出钱去那里学，学一门专业，很不容易。回来以后能够更好地发挥专长，所以这个‘温’不必人为地降。”

“你的笔一直追踪着我们老三届的生活轨迹，说说我们现在该怎么生活？”

我最喜爱的知青作家梁晓声一口京片子字正腔圆：“我们这代人曾经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曾轰轰烈烈地造过别人的反，然后又带着荣誉的花环被驱逐出城市。十年后回到城市里来，一无所有。在经历这一痛苦历程之后，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着一个怎样生活、怎样塑造自己的问题。而这时，大家都将近四十岁了。我们中有的成了倒爷，有的当了厂长，有的第二次洋插队出国了，有的成了经济犯……生活就是这样的。面对这样的现实，你除了提高生活的勇气，别无选择！”

梁晓声的话表面看与“留学热”话题无关，却与其他学者的谈话一样，对我后来的选择起了启蒙作用。

与此同时，我还采访了不少准备出国留学的青年男女。一次次谈话，我终于理解了他们。弟弟妹妹们能有勇气开拓一种崭新的生活，我有没有这股力量？沉思后，我郑重作出了我的决定：“百闻不如一见，走出去，学外语，看世界！”

幸运的是，我的举动立即得到单位开明的领导和组织部门的支持。他们说：“开放的时代需要开放的记者，有机会出去看看，我们放！”于是，一路开绿灯。

可是办护照、办签证都不顺利，足足等了一年整。

这才知道世上最折磨人的事是让你无可揣摩地等待结果。要让你迅速减肥，为伊消得人憔悴吗？等！要让你终日恍惚、夜不成寐吗？等！

我的老父亲终于等不及了，没等到我签证下来，他就病故了。弥留期间，他还怔怔地望着我：“你，签证……等到了吗？”

所以，一接到英国驻华使馆从北京寄来的签证，几天后我就离开了上海，匆忙得连朋友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在飞往伦敦的班机上，我闭着眼盘算着赴英计划：先打工赚钱，一有工作就读书，然后再去欧洲旅游。这样两三年后我便能回国了。鹞子飞得再高再远，牵线人总是我的母亲。任别人怎么猜测，我没有定居他国的打算。

## 你有工作许可证吗

抵达英国那天是国际儿童节，1989年6月1日。下了飞机，我真像个儿童，睁大眼睛看这个生疏的国家。耳边全是陌生的语言，眼前全是扭扭曲曲的英文字母招牌，我一下子感到自己的空虚和无能。只有天是湛蓝湛蓝的，让人领悟到这个世界的纯静和美好。

凯伦领着他的妻子赛香、女儿当娜来机场接我。凯伦是我在上海认识的英国朋友，年纪比我小五岁，几年来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知道我要去他的国家自费留学，他主动来信要我去他的故乡考文垂，同他一家生活在一起：

“来吧，我们全家会尽力帮助你。”

此刻，凯伦坐在车头，转着方向盘。他身旁的华裔马来西亚妻子赛香不时回头，用那硬邦邦的福建普通话向我介绍情况。她说她原籍是福建，在马来西亚家中讲福建话，在华人学校学的普通话：

“你、我都是中国人，到我家就像回家，不用客气啦！你的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六岁的当娜咧着嘴，“嘻嘻”地朝她妈妈笑，许是第一回听她妈妈说这奇怪的异国话。当娜长得很像她父亲，深凹的